

人间四月天

“雪化后那片鹅黄，你像；新鲜初放芽的绿，你是；柔嫩喜悦，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。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”

即使没有林徽因的诗句做注脚，对于我们地处中国北方的地区来说，四月也算得上一年里最美好的月份，温暖恬然。

人间四月天，春暖花开，枝头添绿，树木葱茏，芳草萋萋。暖融融的春意之中，人们脱下厚重冬衣的同时，也卸下心灵的铠甲，冰封了一冬的心开始解冻、融化甚至跳跃起来。享受这春天的美好吧，因为最美就是人间四月天！

编辑：孔昕
美编：金红
邮箱：kongxin305@163.com

春花多美啊，美得就像春天，就像我们祖先留下的诗歌。而中国古代诗歌的醇厚、典雅、落落大方、形制的美好等等，每每教我们读到、听到就起了叹息。

当两者碰到一起，又该美到哪种程度呢？无论何时去百度搜索“唐诗（宋词）”，底下都会有“相关搜索：美得令人窒息的唐诗（宋词）”一行字。没错，叫人窒息——美到如此地步，不枉我们为中国人一场。

说起春花，就想起“红杏尚书”宋祁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中“闹”字的红盖头一揭，春天就活了过来。他写绿杨如烟，晓寒阵阵，当然可以想象，还有清透的天空、成群的飞鸟、受孕的鱼以及诗人笔端发散出来的清香、偶尔的细雨……世界苏醒，多么恬淡而浓郁的春的气息。那些字，恍惚是几只惊蛰的奔马在爬动，闪着绸衣一样的色彩。

全篇听听：
东城渐觉风光好，艂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

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？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

咕咚一下，除了觉出少见的齐整之美（上下片各是一首七言绝句呢），似乎辙韵们也眉开眼笑，一波一波送出铃声，而在向

南风徐徐，柳枝飞舞，婀娜的身姿撩起儿时的记忆，耳畔仿佛响起悠远的柳笛声，委婉、清丽，像清润的水漫过心际。

小时居住的村庄东邻有一条小河，岸上有一片柳树林。当沉睡一冬的柳树被唤醒，渐渐地吐出了嫩芽，柳树林便成为我们的乐园，我们在这柳林里捉迷藏、做游戏。下午放学或星期天，我们挎上篮子，带上镰刀，跟父母打一声招呼：“我去割野菜了！”便成群结伙地纷纷奔向村外，来到柳树林，然后将篮子一扔，三五成群地爬上柳树，各玩各的去了。或蹲在树杈上，颤颤悠悠、乐呵呵地傻笑，或与邻树上的同伙取笑逗乐，或背诵起老师教的《咏柳》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女孩胆小不敢爬树，便“伸手挽翠柳

一个草木苍苍的城市，满城散发出草木之香。在那样一个草木相依的城里，我会看到衣袂飘飘的古代侍女，她们穿着薄薄的纱衣，像天使一样。

我长久地凝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想象宋朝时春天的开封城。在疏林薄雾中，掩映着几家柳荫茅舍、木桥流水、老树和扁舟。两个脚夫赶着几头驮炭的毛驴，向城市悠闲地走来。一片柳林，枝头刚刚泛出嫩绿。路上一顶轿子，内坐一妇人，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，轿后跟随着骑马的、挑担的，那是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的人。小桥旁一只小舢板拴在树墩上，城市小院错落有序地分布在树丛中，高树枝上还有几个鸟窝，好一幅

开在古诗中的春花

简墨

晚丝绸般光滑的光线中，这些诗行带着愉快的流动，带着愉快本身，带着水的自由自在，恩赐了我们未知的什么……原来，无论过去多久，春天一次次地来临，不会远离我们，就算秋风把月亮一遍一遍吹瘦，春天总还是同一个，静止在诗里的花朵一样动人。

而只听一听那样的题目：“春江花月夜”，已经心醉——多么好听的题目啊，五个名词，五个互为表里、互相映衬的汉字，五个单音节、春一样、江一样、花一样、月一样、夜一样美和静的汉字，春、江、花、月、夜，原来可以当做一个管箫来听——徐徐地，竹音浮出来，是温静的绿玉和开遍栀子花的山坡或者水畔。它步子妖娆，又仿佛白衫的娘子刚饮了桃花酒，左右摆着旖旎香袋，修长的鬓，腮边染了酡红……就这一个题目，泛滥而知停蓄，慎严而能放胆，神乎其技，而竟无伤，也算是小小的人间奇迹了。

多少次，我想象着那样一个没有力气的春夜，诗人张若虚在寂寞的江流声里徘徊，被一种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苍茫塞塞胸怀。突然，从花林那边升起，一片最初的月光击中了他。他感到自己的躯体开始透明，并随着江月一同浮升，一同俯瞰这片大地。于是，诗句从他的胸中汨汨而出：“江流宛转

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觉飞，汀上白沙看不见……”这是何等动人的气象啊，就像把很多年花香袭人的时光揉碎，交叠在一起，庄生梦蝶。这时光他给搁置得太近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——每一句都要飞了起来，简直看得见它的香气……唔，仅此几句，也足以使一个诗人永生。

歌唱春花最用力的那个人，居然是一辈子驻扎边塞的军旅诗人岑参。在他存世不多的诗篇中，写春花的达23种之多：桃花、槐花、梨花、棠梨花、桐花、苜蓿花、杜若花……简直是春天在大合唱！“渭北草新出，关东花欲飞”、“涧水吞樵路，山花醉药栏”、“涧花燃暮雨，潭树暖春云”……他笔下的花欲飞、欲燃：“桃花点地红斑斑，有酒留君且莫还”、“长安二月归正好，杜陵树边纯是花”……众花之中，他最喜爱的自然是梨花：梨花开放，它的繁茂、洁白与香气，建成了一个奇幻的花房子。有意思的是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是他描述冬季苦寒的句子，而他也曾把内地的雪花比做梨花：“梁园三月梨花飞，却似梁王雪下时”、“梨花千树雪，柳枝万条烟”……那花多么白啊，比诗人的衣襟还要白。他几乎将世间所有都譬喻成了自己最爱的春花。

也有写春花的痛的，如那

个曾写下《雨霖铃》的柳永，他唱：“花发西园，草薰南陌，韶光明媚，乍晴轻暖清明后……”花发生佳境，可难掩伤情。也许是清明这个与诗、与春、与情都密切相关节日，叫人格外多思吧。

读着它们，就忍不住地想，是不是诗歌和春花这两种东西，都是大地对我们不能言说的秘密？它们从她身体里生长出来，发芽，开花，委身为一枚枚汉字，用进入我们的心和身的方式，细针密线，用最初带有绒毛的羞涩，给予我们最悄无声息的安慰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为什么那些有关它们的诗歌，那么熨帖和自然生动？那些春花里藏起的、恍恍惚惚、一再击倒人的电流，又是什么人的过往？

那些神一样的人，像一个个尽职的牧羊人，放牧着诗歌，引领我们，看白发翁媪一家乡村里的“相媚好”，看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惬意，看骑着黄牛的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看“争暖树”和“啄春泥”的新燕，看眼望着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长叹“何时照我还”的月亮地，也看提醒自己“春心莫共花争发”然而还是“共花争发”的爱情……哦，当然更有，看所有的花朵开放，天地齐芬芳……就万美皆备。

看到了万物之美，就不再企求别的什么了。真的。

春天柳笛响

陈树庆

金”，把我们折下扔在地上的柳枝编成圈儿套在头上。欢声笑语回荡在柳林里，回荡在树梢上，回荡在心里。

最难忘怀的是制作柳笛。做柳笛首先要选好枝条，以上一年生长的为最佳，因为这样的枝条皮质柔软筋道，不易折断，且音质好。找好柳条，掐头去尾，只留中间比较规整的一段。用双手反正面地拧搓，使柳皮与雪白的内骨相分离。觉得离骨了，用嘴咬住木质，使劲往下一拽，一条煞白的木棍被拽出来，“呸”一声，顺口吐到地上，手里仅留下圆筒形的皮筒。根据各人对柳笛所需的不同，可以把空心的柳皮分成长短不一的几节，用小刀把每一节切齐整。将其中一头的外皮刮去1厘米左右，使柳皮露出白白的内层。这些工作结束后，柳笛便制成了。试着吹几下，“呜哩啦，呜

哩啦……”一串音符迸出，传得很远很远。如果再加上嘴上和手上的功夫，能演奏出基本的儿歌，那音质还是挺动听的。女孩不会制作柳笛，总是跟在我们身后“哥哥，哥哥”地叫着，求我们帮忙制作柳笛，自然，我们该割的野菜她们早帮我们完成了。顿时，柳树林里，不同的柳笛声此起彼伏，汇成一首绝无仅有的交响乐。

等到筋疲力软、肚子饿得咕咕乱叫的时候，我们吹着柳笛，挎上篮子，离开这个给我们带来无尽乐趣的乐园。我的整个童年，就在这小小的柳树、细细的柳枝、欢快的柳笛声中度过了，就像一只轻燕，在明媚的春光里曼妙动情地舞动，跃过姹紫嫣红，轻轻飞走，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

现今我生活在城里，满眼的

繁华和绚丽是小村所不可比拟的。如水的人流，如梭的车流，几十米宽的马路，鳞次栉比的高楼，这一切都是小村没有的。但为什么在物的灵魂深处总是有那么一缕淡淡的乡愁，若断若续，若有若无，总是在夜深人静或百无聊赖时如细雨、如薄雾般萦绕于心底而挥之不去呢？

今天，当我再次漫步徜徉在故乡的柳林边，任和风摆拂垂柳，抚摸着我的脸庞，信手折下一段柳枝，制成柳笛，把它放在双唇间用力地吹起来。心底的深情随着柳笛声流淌开来，承载着记忆的童谣便荡漾在柳林间，美妙的旋律在绿色的树枝上滚动，在天地间回荡，伴着袅袅炊烟曼舞在小村的周围……我吹着，吹着，笛声中装满我深情的梦和生命中纯粹的甘美。

城春草木深

李晓

恬静的城市图景。

在现实里，有这样一座城市吗？风中的草木之香，让城市的肺叶增大，让城市里的人面目清新和善、心肠柔软洁净。特别是在春天，草木掩映下的城市楼房，浑身都被染绿了，扑满了花粉。我尤其喜欢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楼或者城墙上爬满一层薄薄的青苔，那么柔软地护佑着夜晚的梦境。我对城市高耸入云霄的楼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。我发现，城市的高楼不断攀升，人离大地越远，人心与人心之间也会越来越远。

我对一个城市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东西，有一种很深的想念。我在草木葱茏、河水潺潺的

老城居住时，从单位回家要穿过一条小巷里的青石板老路，我想象着这条路重叠过多少人的脚印啊，这些脚印里，肯定有我的亲人，有我的相爱，有我的故交。后来，城市整治后，老路被铺上了一层水泥，如一个慈善的长者，脱下长衫换上了西装，我全身的肌肉，明显地抽搐了几下。我走在那条路上，像一个患了痛风病的男人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，成了一个灵魂里的瘸子。而今我回到老城，只能借助想象，来一番云中漫步。幸好，老城还有古树参天，还有鸟雀在叽叽喳喳筑巢。

一个草木深深的都市，杂花缠树，蝶舞翩翩，我愿意生活在

这样一个理想的城里。清晨，市井人声中，风中油炸春卷的扑鼻香气，勾起了我的食欲；手工磨豆浆的清香，让我想和亲爱的人一起喝上一碗。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，愿爱人的肌肤，在这样一个草木扑香的城里，永远细腻丝滑。

而今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草木拥抱着的小城，每天，这些城里的草木，提供着数百吨的氧气，像大河的源头之水，城市里的人，都是一副感恩的面目。春天了，我看到阳台上竟有几只昆虫扑腾着。母亲说，娃，别动啊，那是你的老辈们回来了。

城春草木深。没想到，那些故人，还要回来看一看。

